

魯 迅
熱 風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一九五六年·北京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四大街胡同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03号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*

书号542 字数70,000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 $4\frac{3}{16}$ 插页3

1956年9月北京第1版 1956年9月北京第1次印

印数00001—10000册

定价(6) 0.48元

720001

热風

鲁迅

《热風》初版封面

出版說明

本書這次出版，曾經依照作者親自編校的初版，並且參照各篇最初發表時的雜誌和報紙，作了初步的校勘。凡在以往各種版本中存在而為我們所已發現的排印上的錯誤，都已經加以改正。同時，我們又試加了一些注釋，附在全書的後面，在正文中則標以1、2、3……的號碼。

本書最初於一九二五年十一月由北京北新書局出版，此後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。在一九三八年由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輯、魯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《魯迅全集》中，本書編入第二卷；一九四一年魯迅全集出版社印行《魯迅三十年集》時，本書也曾收入。

本書這次試加的注釋，不妥、錯誤和不充分的地方一定不少，懇切希望讀者指正。

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一九五六年八月

目 錄

題記.....	1
---------	---

一九一八年

隨感錄二十五.....	7
三十三.....	9
三十五至三十八.....	14

一九一九年

隨感錄三十九至四十三.....	25
四十六至四十九.....	38
五十三至五十四.....	45
五十六 “來了”.....	50
五十七 現在的屠殺者.....	52
五十八 人心很古.....	53
五十九 “聖武”.....	55
六十一 不滿.....	58
六十二 恨恨而死.....	60
六十三 “與幼者”.....	62

題 記

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，總可以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。記得三四年前，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余；再早，就更體面，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。

那是中華民國八年，即西歷一九一九年，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¹的示威運動以後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，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，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。其年十二月，日本公使小幡西吉²抗議排日運動，情形和今年大致相同³；只是我們的賣報孩子却穿破了第一身新衣以後，便不再做，只見得年不如年地顯出窮苦。

我在《新青年》的《隨感錄》中做些短評⁴，還在這前一年，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，所以無可道，原因也大都忘記了。但就現在的文字看起來，除幾條泛論之外，有的是對於扶乩，靜坐，打拳而發的；有的是對於所謂“保存國粹”而發的；有的是對於那時舊官僚的以經驗自豪而發的；有的是對於上海《時報》的諷刺畫而發的。記得當時的《新青年》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，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；其他大事，

則本誌具在，無須我多言。

五四運動之後，我沒有寫什麼文字，現在已經說不清是不做，還是散失消滅的了。但那時革新運動，表面上却頗有些成功，於是主張革新的也就蓬蓬勃勃，而且有許多還就是在先譏笑，嘲罵《新青年》的人們，但他們却是另起了一個冠冕堂皇的名目：新文化運動。這也就是後來又將這名目反套在《新青年》身上，而又加以嘲罵譏笑的，正如笑罵白話文的人，往往自稱最得風氣之先，早經主張過白話文一樣。

再後，更無可道了。只記得一九二一年中的一篇是對所謂“虛無哲學”而發的；更後一年則大抵對於上海之所謂“國學家”而發，不知怎的那時忽而有許多人都自命為國學家了。

自《新青年》出版以來，一切應之而嘲罵改革，後來又贊成改革，後來又嘲罵改革者，現在擬態的制服早已破碎，顯出自身的本相來了，真所謂“事實勝於雄辯”，又何待於紙筆喉舌的批評。所以我的應時的淺薄的文字，也應該置之不顧，一任其消滅的；但幾個朋友却以為現狀和那時並沒有大兩樣，也還可以存留，給我編輯起來了。這正是我所悲哀的。我以為凡對於時弊的攻擊，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，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釀成瘡癤一般，倘非自身也被排除，則當牠的生命的存留中，也即証明着病菌尚在。

但如果凡我所寫，的確都是冷的呢？則牠的生命原來就沒有，更談不到中國的病証究竟如何。然而，無情的冷

嘲和有情的諷刺相去本不及一張紙⁵，對於周圍的感受和反應，又大概是所謂“如魚飲水冷暖自知”的；我却覺得周圍的空氣太寒冽了，我自說我的話，所以反而稱之曰《熱風》。

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日之夜，魯迅。

一九一八年

隨感錄二十五

我一直从前曾見駸又陵¹ 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，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。大意是：“在北京道上，看見許多孩子，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，很怕把他們碰死了，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，很是害怕。”其實別的地方，也都如此，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。現在到了北京，這情形還未改變，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；一面又佩服駸又陵究竟是“做”過赫胥黎《天演論》的²，的確與眾不同；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。

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，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里轉。轉得大了，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轉，同他們的父親一樣，或者还不如。

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，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國的情形；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——他們大抵有了孩子，尊為爹爹了，——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，曉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國的情形。

中國的孩子，只要生，不管他好不好，只要多，不管他才不才。生他的人，不負教他的責任。雖然“人口眾多”這一句話，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，然而這許多人口，便只

在塵土中輾轉，小的时候，不把他当人，大了以后，也做不了人。

中國娶妻早是福氣，兒子多也是福氣。所有小孩，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，並非將來的“人”的萌芽，所以隨便輾轉，沒人管他，因為無論如何，數目和材料的資格，總還存在。即使偶爾送進學堂，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，尊長和伴侶的脾氣，却多與教育反背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。大了以後，幸而生存，也不過“仍舊貫如之何”³，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，不是“人”的父親，他生了孩子，便仍然不是“人”的萌芽。

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（Otto Weininger）‘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：一是“母婦”，一是“娼婦”。照這分法，男人便也可以分作“父男”和“嫖男”兩類了。但這父男一類，却又可以分成兩種：其一是孩子之父，其一是“人”之父。第一種只會生，不會教，還帶點嫖男的气息。第二種是生了孩子，還要想怎樣教育，才能使這生下來孩子，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。

前清末年，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，有一位老先生聽了，很為詫異，便發憤說：“師何以還須受教，如此看來，還該有父範學堂了！”這位老先生，便以為父的資格，只要能生。能生這件事，自然便會，何須受教呢。却不知中國現在，正須父範學堂；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。

因為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；所以以後是只要“人”之父！

三十三

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，最恨科學，因為科學能教道理明白，能教人思路清楚，不許鬼混，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。於是講鬼話的人，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。

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，羈進鬼話，弄得是非不明，連科學也帶了妖氣：例如一位大官¹做的衛生哲學，里面說——

吾人初生之一点，實自臍始，故人之根本在臍。……故臍下腹部最為重要，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。

用植物來比人，根須是胃，臍却只是一個蒂，離了便罷，有什麼重要。但這還不過比喻奇怪罷了，尤其可怕的是——

精神能影響於血液，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（虎列拉）病菌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，取其所培養之病菌，一口吞入，而竟不病。

據我所曉得的，是 Koch 博士發見（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，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才叫發明）了真虎列拉菌；別人也發見了一種，Koch 說他不是，把他的

菌吞了，后來沒有病，便証明了那人所發見的，的确不是病菌²。如今顛倒轉來，当作“精神能改造肉体”的例証，豈不危險已極么？

搗乱得更凶的，是一位神童做的《三千大千世界圖說》³。他拿了儒，道士，和尚，耶教的糟粕，乱作一团，又密密的插入鬼話。他說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，他看見的“地球星”，虽与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，一到別的星系，可是五花八門了。因为他有天眼通⁴，所以本領在科学家之上。他先說道，——

今科学家之發明，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……然犹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也。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，万不可入海飲一滴水，即自足也。

他虽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，論學問却頗有理。但學問的大海，究竟怎样情形呢？他說，——

赤精天……有毒火坑，以水晶盖压之。若遇某星球將坏之时，即去某星球之水晶盖，則毒火大發，焚燬民物。

众星……大約分为三种，曰恆星，行星，流星。……据西学家言，恆星有三十五千万，以小子視之，不下七千万万也。……行星共計一百千万大系。……流星之多，倍於行星。……其繞日者，約三十三年一週，每秒能行六十五里。

日面純为大火。……因其热力極大，人不能生，故太陽星君居焉。

其余怪話还多；但講天堂的远不及六朝方士的《十洲記》⁵，講地獄的也不过鈔襲《玉歷鈔傳》⁶。这神童算是糟了！另外还有感慨的話，說科学害了人。上面一篇“嗣漢六十二代天师正一真人張元旭”的序文，尤为單刀直入，明明白白道出：——

自拳匪假託鬼神，致招联军之禍，几至國亡种滅，識者痛心疾首，固已極矣。又適值欧化东漸，專講物質文明之秋，遂本科学家世界無帝神管轄，人身無魂魄輪迴之說，奉为國是，俾播印於人人腦髓中，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絕矣。敬畏絕而道德無根柢以發生矣！放僻邪侈，肆無忌憚，爭权夺利，日相战殺，其禍將有甚於拳匪者！……

这簡直說是万惡都由科学，道德全靠鬼話；而且与其科学，不如“拳匪”⁷了。从前的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，大抵專靠皇帝；自六朝至唐宋，凡攻击佛教的人，往往說他不拜君父，近乎造反。現在沒有皇帝了，却尋出一个“道德”的大帽子，看他何等利害。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紹興《教育雜誌》里面，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《教育偏重科学無甯偏重道德》（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諱⁸）的論文，他說：——

西人以數百年科学之心力，僅釀成此次之大战争。……科学云乎哉？多見其為殘賊人道矣！

偏重於科学，則相尚於知能；偏重於道德，則相尚於欺偽。相尚於欺偽，則禍止於欺偽，相尚於知能，則欺偽莫由得而明矣！

虽然不說鬼神为道德根本，至於向科学宣告死刑，却居然兩教同心了。所以“拳匪”的傳單上，明白寫着：——

孔聖人
張天師傳言由山东來，趕緊急傳，並無虛言！（傳

字原文如此，疑傳字之誤。）

照他們看來，这般可恨可惡的科学世界，怎样挽救呢？《灵学雜誌》內俞复先生答吳稚暉先生書里說過⁹：“鬼神之說不張，國家之命遂促！”可知最好是張鬼神之說了。鬼神为道德根本，也与張天師和仿古先生的意見毫不冲突。可惜近來北京乩壇，又印出一本《感顯利冥錄》，內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諦閑法師的問答：——

師云：發願一事，的确要緊。……此次由南方來，聞某處有濟公臨壇，所說之話，殊難相信。濟祖是阿羅漢，見思惑已盡，斷不為此。……不知某會臨壇者，是濟祖否？請示。

乩云：承諭發願，……謹記斯言。某處壇，灵鬼附之耳。須知灵鬼，即魔道也。知此后當發願驅除此等之鬼。

“師云”的發願，城隍竟不能懂；却先与某會力爭正統。照此看來，國家之命未延，鬼兵先要打仗；道德仍無根柢，科学也还該活命了。

其实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，何尝真有科学。現在儒道諸公，却徑把歷史上一味搗鬼不治人事的惡果，都移到科学身上，也不問什么叫道德，怎样是科学，只是信口開河，